

沪语讲堂

上海人,辣“海纳百川、有容乃大”个海派文化熏陶下面,思维活跃,锐意创新,表现辣造词浪向,充满海派个奇思遐想。阿拉从三个时间段来看上海人用词风格个领导标新。

上海闲话当中利用比喻、借代、双关、通感啥构成个词语比比皆是,继承弘扬了一大批表现江南文化个吴语生动词语,像“珍珠米、荷包蛋、鸡毛菜、粽子糖、瓦片饼、芋芳头、和尚头、板刷头、田螺眼、兰花节头、黄鱼脑子、黄牛肩胛、蜡烛包、橡皮泥、海瓜子、烫山芋(棘手的事)、牛踏扁(一种大而扁的菜豆)、叫哥哥(蛭蛭)、鸳鸯(东西不相同而配成一对)、老爷(质差,碰不得)、奶油(可爱,讨人欢喜)、贴肉(十分亲热)、跷跷板(摆不平)、磨光石卵子(圆滑)等等,连称颜色也有“铁锈红、咸菜绿、香烟灰”。

到上海开埠以后,大批新鲜活泼个词语从民间勿断产生出来。像额上个皱纹叫“电车路”;步行,叫乘“十一路电车”,说话离题漫无边际,叫“开无轨电车”;光头,叫“电灯泡”。还有“照会(面貌)、薄脆(一种饼)、咬耳朵(凑近耳边说秘密)、吃萝卜干(手指关节被扭扭伤)、拆

海派个奇思遐想

——上海话前生今生之七

文 / 钱乃荣

烂污(做事不负责任)、放白鸽(失约)、隔枪篱(夹在中间受挫)、打电报(眉目传情)、翻门槛(变换各种窍门)、暈扁头(异想天开)、热大头昏(想入非非)、轧扁头(被搞得焦头烂额)、新开豆腐店(新开张)、橡皮饭碗(不会失业的职业)、空心汤团(不能兑现的许诺)。有能力,朋友多,好办事叫“兜得转”、“搞得定”、“吃得开”。还有“搭架子、收骨头、牵头皮”等等惯用语,对生活个方面面有老大个概括力。

利用谐音或和韵也能使语言生动活泼,像故意用反话触人个霉头,称“丑煤球”;讨厌人话多,讲伊“烦得像饭泡粥”;勿欢喜对方胡搅蛮缠,就讲“依来搅啥个百叶结!”

用点噱头闲话去叫人家“十三点”,叫伊“十一点八刻”,又叫“B拆开”;形容一个人立得笔直头歪辣海,叫“六点零五分”;称“搓麻将”叫“学习144号文件”。

夸张起来,也是无边无际。譬如形容感觉浪向辰光老长,讲等依等仔“半半六十日”;形容遥遥无期,讲“开年礼拜九”。一个人拨别人搞得昏天黑地个辰光,伊讲:我

现在已经拨依搞得“五荤六素、七丁八倒、七支八搭、搞七廿三”,弄得“投五投六、六神无主、半死半活、死蟹一只”啦!

极言倒霉,讲“霉头触到哈尔滨”;极言不顺利,可讲“碰着七十二个大头鬼”;极言变化之快,讲“眼睛一眨霎,老母鸡变鸭”;极言精明之甚,叫“门槛精到九十六”;极言侥幸到头,讲“额角头碰着天花板”;极言折本,讲“赔账吃到南天门”。

直到现在个80后,活跃个思维仍旧催生了交关新流行语。“根号3”,称身材欠高个男生;换话题叫“调频道”;“依死机啦!”是对某个处于发呆状态人个质疑;“兼容机”则用来喻指谈三角恋个人;“绝代佳人”趣指结婚不要小孩个自由女性;讽刺离过多次婚个女人,讲伊“前公(功)尽弃”,祝伊再结(接)再离(厉)。“接了张罚款单”指收到了一张婚宴请柬;叫伊“3.72平方”,就是“十三点、不三不四”。“通心粉”指虚有其表既没内涵个人;“鬼摸大蒜头”,指乱来个无厘头。十足幽默戏言,依然表现出甭个大都市语言个灵动。



独轮车

图 / 范生福 范思田
文 / 沈寂

老
二
三

战国春秋时代,已经有马车,只供帝王将相、官爵富绅享受,平民百姓哪里有这种福份?中国是几千年历史的农业国,农村土地广袤,却交通不便,除田间狭窄的阡陌田径外,即使是大道也因雨水冲击,日晒后,由泥泞水浆变成零乱的坑洼。行人走路,高低不平,跌跌绊绊,更不能行驶双轮马车,于是聪明的农夫,在无可奈何中独创了克服困难的“独轮车”。车夫他双手紧握

车柄,又为了减轻臂力负重,用粗绳挂起,既要把握车座的平衡,又要双目观察前面路径,凡见高低坑洼处,就绕过去,尽量走已有路迹的小路。虽难免颠簸,坐客倒感到有震感的舒服。

上海在开埠前,过往客商走水道,百姓在落地行走,还是坐独轮车。开埠后,租界开阔马路,平坦而坚实,行驶人力车、汽车、电车,独轮车就随着时代的进步而被淘汰了。

远开一点

攀亲眷

文 / 彭瑞高

站在村口,向西南遥望,就是闵行。上海电机厂、汽轮机厂、锅炉厂、重型机器厂……都是第一流的大厂啊。难得进城,走过厂门口,总要支起脚踏车,在那里立一歇,呆呆地看看。大卡车一部部开出来,上面装的都是大机器,最高的有几层楼;下班时最热闹,大客车排成长龙,工人们一个个上车,又神气,又客气,隔着玻璃窗,也能看见他们在笑。也有住在附近新村的工人,汰好浴出来,男的满面红光,女的梳着头发,身上飘出豆蔻的香……

不要说厂里正式工受人羡慕,就是去那里做个临时工、季节工,村里人也很眼热。有一次“三夏”,电机厂的青工来村里义务劳动,一时激起了许多人的梦想。他们结束支援离开村庄时,许多村民跟他们攀亲眷,请他们留地址。他们很爽气,不仅写下地址,还加了电话,临走时还说:“以后到一号路,就弯到电机厂来玩,在传达室打个电话,我们就出来。”

村里人总想攀工人亲眷,尤其是姑娘,总想嫁个厂里人。但热络归热络,向往归向往,不知为什么,与我同龄的这一批姑娘,谈的对象连一个厂里人都没有。了解底细的村民说,有几个姑娘,确实结伴去过电机厂,希望那些青工,想跟他们发展关系,但最后,没一个成功的。老辈这样解释:人家留地址,只是一个客气;归根结蒂,缘分没有到。

当然,也有嫁着了厂里人,或是厂里人进村做了上门女婿的,不过,那是八十年代、一部分农民富起来后的事情了。

沪语童谣

心花开

创作 / 王森

春季夏季啥花开?
桃花开过荷花开。
秋季冬季啥花开?
菊花开过梅花开。
一年四季啥花开?
男女老少心花开。
活辣当今好时代,
做梦也会笑出来。

茄山河

上海人个“做人家”(精打细算)是有名个,就讲每日天个早饭,绝对勿会经常吃大饼、油条、豆腐浆,老多人家每日天个早饭,就是——吃“泡饭”。

阿拉小辰光吃泡饭是家常便饭,早浪向起来一顿早饭,一般人家仵勿讲究,特点是:简单、快捷。“泡饭”就是体现甭个特点个最好个食品。

啥个叫“泡饭”呢?就是拿剩下来个米饭,加点水,再辣辣炉子浪烧一烧,等到水滚了,泡饭就烧好了。假使勿是冷天,只要用热水瓶里个开水冲泡,就可以吃了。到了大热天,用冷开水一泡,也可以吃了。米白汤清,清淡无油,绿色安全,胜过“方便饭”。

苏州人拿甭个叫“饭泡粥”,小辰光一直既没想明白;现在想想有道理:前头剩下来个“饭”,用水“泡”开来,一烧变成“粥”,所以叫“饭泡粥”。

阿拉小辰光烧饭既没电饭

泡饭交关有讲头

文 / 秦来来

煲、高压锅,侪是煤球炉,烧饭个辰光,要用小火慢慢个烘,所以锅底都会结一层饭糍【shy 锅巴】,用饭糍烧个泡饭有点焦黄颜色,特别香。假使肚皮饿个辰光,拿饭糍包一眼白糖,“咯吱咯吱”一面咬一面嚼,甜中带香,就是阿拉伊辰光美味个点心了。

阿拉本地人还有一种习惯,就是拿吃剩下来个小菜,推扳点个青菜、豆腐,考究点个蹄膀、小排,挺括点个火腿、咸肉,全部倒了一道,烧泡饭,名称就叫“菜饭汤”,甭个真是“味道好极了”!可惜个是,当时因为生活清苦,难得有机会大鱼大肉,因此难板能够有机会吃到“考究”、“挺括”个菜饭汤,告咯勿会对身体健康产生勿利影响;现在条件好了,大部分人倒过来营养过剩了,再吃甭种“菜饭汤”,就会引起尿酸增高、血脂增高、胆固醇增高……有害无利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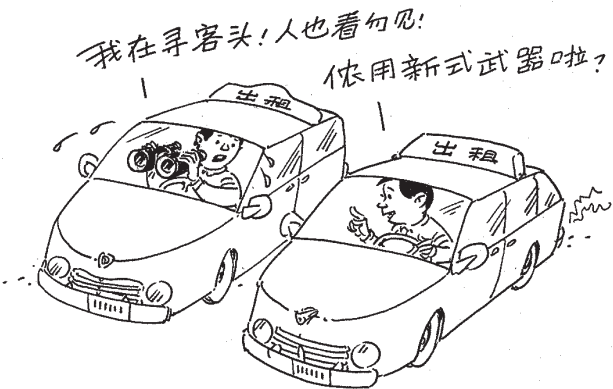
再后来,高档饭店里开始卖

“泡饭”了,不过伊拉迭个“泡饭”已经走样,侪是用海鲜,像龙虾、象拔蚌、鲍鱼当浇头;还有干脆就是“鱼翅泡饭”,甭个绝对勿是一般老百姓能够享受个。更何况吃鱼翅已经遭到了“环保”人士个反对,吃个人越来越少了。

我平生最难忘个一顿“泡饭”,是辣拉一万米高空个飞机浪向吃着个。伊一年,我随东方航空公司去巴林,甭个是一个阿拉伯国家。因为是中巴首飞仪式,所以我侬辣伊搭块停留了一个星期。入乡随俗,阿拉很少吃到家乡个饭菜,有一趟去一家“中国菜馆”,吃出来个味道终归勿对。结果了解下来,厨师是个巴基斯坦人。辰光一长,胃口倒脱了。回国途中,我辣飞机浪既没胃口,对于空姐拿来个食品我侪是摇手回绝。

因为乘个是东航飞机,伊拉对阿拉个情况比较了解,晓得阿拉辣巴林可能是伙食勿习惯,倒胃口

闲话闲画



人、上海车子都跑脱了,上海当然要出空了!”又头司机是个开出租车廿多年个老师傅,伊还补充评论讲:“出门个朋友算盘还拨得勿精。卖路钿是省脱了,但外地景点、宾馆、饭店个费用都辣长假里淘浆糊涨价了。一进一出还是吃亏个!”

“依看看马路浪外地牌照个

勿闹猛就是勿正常

文图 / 阿仁

七、八点钟,我个本钿还差了交关呢!”还是一位崇明师傅讲:“上海人喊又头,要么是2号线地铁口,要么是8号线地铁口,到浦东浦西都去换乘地铁了。上海人做人家,派头太小!”

绝大多数个师傅认为上海马路浪人少、车少是属于勿正常状况。“正常个情况是车多、人多。高架浪堵,高架下也堵。大马路轧,小马路也轧。像现在个辰光是平常个高峰辰光,开了车子跑得就比电瓶车快一点点。依看看路码表,阿拉现在跑多快,连生手、憋大也可以跑个60码!不过,再过几天、过了元宵节就会正常了……”我晓得了,辣大上海,正常个情况是人多、车多、闹猛得一塌糊涂。而反之,就是勿够正常。勿闹猛就是一点也勿正常。朋友,依欢喜正常还是勿正常呢?